

远山

贾平凹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野情

2



陕西名家短篇小说精选

远山野情(三)

贾平凹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编目(CIP)数据

远山野情/贾平凹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1

ISBN7-5418-1740-6

I. 远... II. 贾... III. 当代—短篇小说—中国 IV. K3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512 号

远山野情(一、二)

作 者——贾平凹

责任编辑——王巨川

封面设计——孔晓军

出 版——陕西旅游出版社(西安长安路 32 号)

发 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河北涿州海洋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6.725

字 数——298 千字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7-5418-1740-6/I·474

定 价——(全二册)57.60 元

下午,又是那个丫环送了肉馅的包子和一盆小葱豆腐汤,且又换了一罐酒,白朗依然目不旁视,也终不回望她的走去的后影。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这丫环来送酒饭,来了就更一身鲜艳的服饰,梳一番新的花样的头髻,说许多甜润酥人的话语。因为是经常由这一个丫环到这里来,白朗慢慢就不将目光高视屋顶,那么冷眼看她一下,仍不肯回应一句话。而在每一次她放了酒饭坐在他的对面看他狼吞虎咽的吃喝,或是临走时要在他的床铺上用棕刷拂去席上浮尘,他不免也瞧见了她头上的花钗真是纯银铸打,玉腕上戴就的也仍是玛瑙手镯。为着自己的一句话而咯咯发笑时,掏出一块香帕掩口,那香帕竟也是小小的做工十分精致的苏绣品。这种香帕不是本地所产,白朗曾在攻克了盐池,在盐监官太太的房里见过,他便疑心这女人不是黑老七的丫环了。可不是丫环又能是什么人,哪里又会是黑老七的姨太太或女儿什么的能每日两次殷勤送来酒饭吗?精明的白朗实在有些疑惑了。

又一个晌午,天气闷热异常,白朗洞开四面窗子,外边没一丝凉风进来,楼顶的通体又被烈日普照,浑身烧燥难受。他吃过了酒饭从门里走出来,沿着门外的一段回廊转到楼梯处,那里是数十级台阶,下边有铁栅拦着,且站了三个持刀的面目狰狞的喽罗。他复转回屋,掩了屋门,估摸着还不到吃饭的时候,就脱光衫子,褪掉长裤,只穿件短裤头仰八叉倒在床的凉席上,但就在这时,门偏被推开,那丫环笑吟吟走进来,一脸很狐很狐的媚态了。白朗针刺一般先夹了双腿,遂一个肉团跳坐起来,吼道:“出去!出去!”

女人却靠在门上把门扇掩合了,眼里是那样的一层光亮,说:“大王终于说话了!可我不出去呢!”

白朗说：“不出去我就把你从窗子甩出去！”

女人说：“那你就抱起我甩吧。”

她竟一步步挪近来，挺了丰腴的胸膛，使两个大奶子在衣衫里活活地跃动。白朗差一点扑过去扇她个巴掌，再拦腰提起掼下窗去，但他看到女人微闭了双目等着他的赤身几乎要在那一触间软瘫下去的神色，他在狮子一般地跳下床来时，一个发怔，遂抓了长长的镣铐抛打过去。镣铐没能打着女人，反倒带动了自己往前踉跄了一下，女人到底是一声尖叫，变脸失色的夺门逃了。

但是，白朗在中午没有饭吃，太阳已经落山了酒饭还是没有送来，他骂了一句娘，听着肚子一阵咕咕地饥响，却庆幸自己终是没有赤身时让一个女人坐在房间。酒饭不来，一定是吓坏了那个女人，那么，黑老七就该无论如何来见他了。待到晚上，他并不点燃那盏油灯，忍受着饥饿和衣睡去，脚步声却从楼梯口响起，且光亮愈来愈大。末了，却仍是丫环端了一盏擦拭得洁净，灯芯拨得很大的灯檠走了进来。

“大王怎么不点了灯呀，我还以为灯盏里没了油了！”

声音平静柔和。全没有白日受惊的痕迹，白朗倒暗叹女人的非凡，灯光正映在她的脸上，容颜自比白日多几分艳丽，愈发觉得她的哪儿有些面熟，也愈发觉得她不是地坑堡的丫环使女了。女人说：“大王肚子已经很饥了吧？大王是这么一副秀才面孔，凶起来却是恶神一般的了！我是丑陋女子，大王见了就动怒，可晌午你要敲碎了我的脑壳，恐怕今晚你是吃不上酒饭了。”说罢就直勾勾看白朗，将一罐酒和一碟牛肉同三个馒头从篮子里取出来，推进到他的面前，还在说：“别那么恶狠狠瞪着我呀，还想打我吗，我想现在的大王怕没有一丝气力哩！”

白朗确实是没有了一丝气力，他第一个念头是不接受女人的酒饭，要硬就硬到底，为了自己的英雄义气，他是永远不吃不喝也能行的。这念头才一闪动，立即又被另一个念头代替，自己说定了不为女人所动，为什么竟和一个女人较劲呢，狼牙山覆没，众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他白朗既然不死就要在某一重重整旗鼓，大丈夫有大丈夫的气象，若为一个女人而绝食岂不是小儿举动或是那些读了书的情种的秀才坯呀？他忽地张开双臂把酒罐和饭碟揽了过来，并不抬头的，风扫残云般地吃将起来。女人被他的突变之举震住，开始放浪地嘲笑，又调谑玉面秀才吃相的难看。而白朗，这一刻里则视面前的女人是木雕是泥塑是一块无觉无知的桌子凳子或别的物件，只是更紧地扒饭，更猛地饮酒，发出很大的囁儿了。女人说：“好呀，这才像个山上的大王哩。可我说出一句话来，你就不会这么吃了！”

白朗还是抱起了酒罐往口里倒，发出挺响的咂舌声。

“昨日，也就是你大王攻克盐池的第七天，关在这里的第四天，”女人说，“官府调了五千兵马把盐池收复回去了。”

白朗一下子停止了饮酒，酒罐在半空举不起又未放得下，灌得满满的一口酒不及咽下，他噎着脖子瞪着女人，遂将酒喷吐了，说：“这是真的？”

女人说：“瞧，我说你不会再吃喝的，怎么样呢？”

白朗说：“你要是再作弄我，这酒罐就砸在你头上了。”

女人说：“你有这般能耐，就在楼上对付一个女人吗？今晌午我原本是要告知你的，可你差点毁了我的命，我现在是不走了，你把酒罐砸过来吧！”

白朗突然咆哮起来：“黑老七，天杀的贼，你现在知道你的

罪恶了吗？你有本事来灭狼牙山寨，你怎不去打杀官兵？你到哪儿去了？你龟儿子躲到哪儿去了？！”酒罐就脱手砸去，但并没有砸在女人的头上，高高掠过头顶直飞出窗口，沉重地在楼下爆碎了。楼下一片惊叫，有杂乱的跑步声和刀械的金属撞磕声，倏忽叭叭枪响，子弹在窗口上沿将碎砖崩溅到了屋里。

枪声使白朗更加暴怒，在赛虎岭的十二个山头上，十一个山主都是有一杆铁枪的，而惟一最好的短枪却是白朗，他用这枪，杀掉了多少豪绅巨富，才使赛虎岭一带没了官府的税苛粮赋，又是这柄枪在盐池震住了盐监，使那多少官兵瓮中捉了鳖去，可如今枪到了黑老七的手里在瞄打着他白朗了！白朗扑到了窗口，对着楼下黑糊糊的屋舍和走动的人影厉声骂道：“黑老七，你狗娘养的打吧！你是还没学会放枪吧，怎么只打在窗沿上？！把盐池丢了，我的打散了的兄弟不会饶了你的，赛虎岭的十个山主也是不会饶掉你的，黑老七！黑王八老七！！”

黑暗里，黑老七在回骂了：“白狼和尚，这枪我是还打不准的，我黑老七是没有你的本事大，可本事大的狼牙山寨主却是我的囚徒关在楼上了！擒了你，你也该明白众山主会懂得敢不敢再惹新的王中王了！”

白朗听了这话，牙齿咯嘣嘣咬着，却有什么办法呢？短志气了的英雄身子摆晃，从窗口软下来呜呜痛哭了。他为盐池的丢失伤心，也为自己的命运伤心，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不是毁在明火执仗的对手上，而是毁于并不防备的所谓同盟者手里啊！他再哭出声来的时候，看见了一直看着他咆哮而木呆了的女人，便把气倾泻在她的身上，吼叫着女人为什么还不走？走！将牛肉碟子和馒头一古脑地摔打在门口了。

这一个夜晚风高月黑，白朗在楼屋里咒骂着黑老七，把一

生从未骂出的粗野之词都骂了出来，后来就长啸不绝。楼下的黑老七在吆喝着所有兵卒看守好楼的四周，一律则用棉花塞了耳朵，不允许有一个人承接白朗的叫骂：“让他在空洞之夜尽情骂吧。”没有对应，甚至连一个响动也没有，白朗的叫骂如同笼子里的凶狮，渐渐失却了勇猛和狂躁，骂声嘶哑起来，后变成了呢喃，再后只有拿自己的双手来抽打自己的耳光。黎明时分，白朗倒睡于窗口下的地板上，似死还活地喘着粗气。

白日里当女人又带了丰盛的酒饭进来，他正式和女人说话了：“让黑老七上来！我要见他黑老七！”

女人说：“他是不会来见你的。”

“不见我？”白朗凶道，“他龟儿子，松包，他是不敢来见我！”

女人说：“你说得很对，黑老七是怕你的，他把楼底用铁丝网网住了，日夜有人在巡看着。”

白朗说：“那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为什么你天天要来送酒饭？！”

女人没有立即回答，脑袋勾下去半晌，方说道：“你是想死吗？要死会有好死的，可你偏这么凶着脸……”

白朗凶过之后却无可奈何地悲哀地叹了口气了，但女人的话说得含糊不清，且神色鬼诡，没了以往的和颜悦色，白朗觉察出了什么异样。“要死会有好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看这个女人，认不清了她的善恶，也不知了她的深浅。当女人再一次来送了酒饭，他依旧只是咒骂黑老七，要黑老七来见他，以此察看女人的反应，了解外面所发生的事情，果然女人说出了黑老七腿上受了伤，正用南瓜瓢敷治的消息。

“是官府的兵马剿过山吗？”白朗立即问。

“那倒还不至于，”女人说，“大王知道一个叫陆星火的贼

吗?”

陆星火,结拜的兄弟。为了女人而外逃的家伙!白朗的气冲上来了,说:“不要提他!你是用了他来嘲笑我吗?!”

女人说:“我要告知你的是他一个飞镖打伤了我家山主。但他的一条胳膊却也让我家山主一枪打断了!没了胳膊,他还当什么三大王?!听说他是为了一个女人外逃的,他既然好色丢下你这大哥,怎么就对我那么凶狠呢?”

白朗叫道:“他被黑老七废了?!”这么叫了一下,再不言语,遂哈哈大笑。这是怎么样的世事呢?正是陆星火和刘松林突然脱离,黑老七才趁机暗算了我,黑老七应该感谢姓陆的才是,却怎么还对他下毒手?也好,也好,一身好本领的陆星火废了,这岂不是一种报应呢!但他白朗不解的是女人说出的最后的一句话,他说:“你认识陆星火?他什么时候要杀了你?”

女人被他的提问显然是惊讶了,说:“大王你这是一直装糊涂还是真忘了?”

白朗莫名其妙。

“大王真是忘了!”女人叹了一口气,一时喃喃起来,似乎是在怨恨自己了数句。“你真是和尚不记女人的事,你认不得我了,我可认得你的。那一年在姚家,你总可以记起你的三弟陆星火要刀劈一个花轿里被新纳的小妾吧。”

顿时,白朗明白眼前的这个女人是谁了。多少天来,他之所以总觉得女人面熟,可谁能想到当年被他从陆星火的刀下救出的姚家小妾竟会相见于一楼上囚室?白朗现在细细致致地端详这个艳丽的女人了,她虽没了昔日的羞怯、惊恐和满面的愁容,但那个幼小的可怜的小妾毕竟使他对眼前的地坑堡的女人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

“哦，你这些天来给我送酒饭，是要报答我救你的恩呢。”白朗说，“可你要知道，陆星火虽然不是真英雄。他要砍你却并不是不爱你，也就是为了你，我限制过他的娶妻，他才后来又见到美色而背离了我。”

女人说：“他背离了你，你还替他说好话呀？不管你怎么护着你过去的兄弟，但我是恨他的！黑老七实在玩不了枪，一枪打死了他我才解气！”

白朗虽然为陆星火开脱，但陆星火已经背离了他，他是从心里彻底抛弃了这一个兄弟的，也不再为其作强辩，他关心的是外边发生了什么。女人告诉说，在盐池丢失之后，陆星火当天听到了消息，也同时得知黑老七囚俘了白朗，连夜带人直奔地坑堡来。那一夜，黑老七挨了白朗骂，也害怕官府的兵马趁势杀上山来，就领人到地坑堡外二十里地的一个镇子布置防卫力量，恰与陆星火相遇，就在一场恶斗里，陆星火砍倒了地坑堡十二个喽口罗，且用镖击伤黑老七的右腿。黑老七从马上掉下来，眼看着便遭擒拿了，倒在地上连连放枪，那枪放了十下，终有一颗子弹使陆星火的一条胳膊断了。听完叙说，白朗伏在了窗台再没有说话，极目望着堡墙外远处的山岭，将双拳抱定，在对天为救自己而伤了胳膊的陆星火祈祷了。哎呀，结拜的兄弟到底是兄弟呀，他们到底是狼牙山寨的好汉，到底没有忘了做大哥的白朗呀！他们是爱着女人，但他们与官府绝是不共戴天。想到陆星火因生活所逼，一个无家无业的小镇闲汉，整整十二年里从事着为别人娶亲而从山道上背驮新娘，自己却终是光棍一条，他得了女人而逃也是能理解的了。即便是刘松林，出身于戏班的戏子，抽烟土抽得形如饿鬼，在演出时已经戴了行头，站在了二幕后，还要吸一口烟才能在台上判若两人地将那三国

时的周瑜演得活灵活现。他是在盐监官强奸了他的妻子，一怒将妻子杀了上的山。抢了盐监的女儿能说没有一份为先妻报仇的成分在里边吗？如今，来了一个陆星火救他，虽是断了一条胳膊，必更是不甘心就此罢休，而那个刘松林要是听到了消息岂能不也来救他吗？哈哈，有这两个兄弟重新打出狼牙山旗号，走散的更多的狼牙山的兄弟就会不断地寻到地坑堡来的啊！

又高涨了英雄气概的白朗从窗口回过头来，眉宇间神采飞扬，甚至有些戏弄起面前的女人了，说：“我现在知道了，黑老七他之所以不杀我，他倒是真害怕着狼牙山寨！瞧着吧，一个陆星火打伤他的腿，把他千刀万剐还在后头哩！”

女人瞧看他的得意，没有恼，反而也笑了一下：“大王还明白了什么呢？”

白朗说：“还明白黑老七之所以让你一日两次送了酒饭，是要给我施美人计劝我降他，起码可以让我来镇住我的那些兄弟吧！”

女人嘎嘎笑起来将身子仰在墙上，嘴唇却一撇一撇地，笑声变得很冷了，自白朗囚在这里，他见到的女人从没有过这样的笑法，不禁问道：“我说得不对吗？”

女人说：“英雄果然是英雄！可你的分析可以对着别一个的人物合适，我家山主却万万不是你所估计的了！”

不管女人怎样说，此日后，白朗在楼室里异常的活跃了。他每日早早起床，戴着镣铐扬腿伸臂，锻炼着筋骨。要么，趴在窗口往四方眺望，希望有滚滚的尘烟腾起，看见有飘动着绣有白色狼头的旗帜。这样的眺望常使他脖颈发酸，然后就切切地盼待楼梯口响起脚步，要女人送了饭来。女人一来，立即迎着询问外边的情况。而女人呢，却也是更换了更多更艳的衣饰，说

更多更新的消息，殷勤得比以往愈加活泛。她告知了某日有狼牙山寨的一支二十人的兵卒曾攻打过地坑堡，告知了某日地坑堡的下山收粮的喽罗被三个穿白色狼头标志服的人一尽杀戮，告知了断了胳膊的陆星火果然第二次第三次来突袭，害得黑老七放话，谁要能杀掉陆星火的人头可以赏三百两白花花的烂银！白朗在听着这些消息时，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妇人，他觉得女人也可亲可爱了，得意之处，竟一伸手抓住她的肩头摇晃了，说：“再说呀，再多说些呀！”

女人说：“大王，我这是要做了奸细了？！”

白朗一愣，方意识到自己的手还搭在女人的肩上，他慌忙取下，脸色也绯红了。

女人却一派自然，偏也斜了眼说：“人常说树倒猢狲散，我不明白大王是囚徒了，却凭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来救你呢？”

白朗说：“你说凭什么呢？”

女人说：“我看凭的是你的脸蛋。”

白朗脸色陡然变了；但随之而笑，“这话你可以去问问你家山主。他把我弄来，莫非也是看上我的脸蛋了吗？那么，他怎么却迟迟不肯来见我呢？”

女人说：“他不来，可我不是来了吗？”

白朗说：“一个小丫环，你哪里懂得男人家的事。”

女人说：“男人家的事女人自然不懂，可女人家的事男人就懂吗？尤其你这和尚大王，竟把地坑堡的压寨夫人认作是一个丫环了！”

“压寨夫人？！”白朗兀然间惊住了，这女人坐在了他的近旁，动手去他的后脑捏下了一粒从屋顶掉下的小小的灰土。白朗本能地站起来后退了一步，还在说：“你是压寨夫人？”

在白朗得知送酒饭的女人不是丫环而是黑老七的压寨夫人，他警觉着要与这女人疏远，思想却乱得一团麻，理也理不清了。他真不相信她是压寨夫人，是这雌儿在诓他吗？可女人明明白白告诉了他：那次被姚家纳妾不成，她就嫁给了一个经商的富户，而黑老七却看中了她，硬是绑票了那富户抢她到的地坑堡，看来，她是压寨夫人无疑了，而如此的身世，白朗是同情了，在这个世界上美貌是苦命和祸灾之根源吗，她一个弱女子才遭到像一件猎物一样被臭男人抢来夺去？自己一个男人，有了好的容貌，也被安福寺的住持企图污秽，上得山来还常遭一些江湖上的人嘲讽；而像她，不能安安稳稳做良家妇女，几次转手竟来到山寨终日生活在刀枪死亡流血之中了！但令白朗奇怪的是从这女人的身上并看不出做了压寨夫人有什么愁苦，穿着华贵的服装，戴着珍奇的首饰，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是取悦于黑老七呢，还是为了一个孤独女人的苦中作乐的一点不满足？白朗只叹自己从小当和尚，于女人的事真是知之太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或许当初一派软弱良善，可做了压寨夫人，身上是有了黑老七的血气流动，也会变成另一个人吗，那么，黑老七怎能让自己的夫人专来送吃送喝百般伺候一个仇敌呢？是有了另一层的阴谋，这阴谋又不是为了降服他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难解的谜苦了白朗，他要为探出压寨夫人的真正用意和目的而平生第一次来琢磨起关于女人的事情了。在又一个炎热的中午，女人洗罢了澡来到楼室，头发蓬松地披在后肩，没有穿紧身的长袍而是短袖和裙子，露出了玉白的小腿和胳膊，甚至那没有扣起领而自自然然半遮半显的一截脖根。最是那一朵才摘下的沾满了水珠的玫瑰，让他看见，也见了插着玫瑰的那一

处丰满异常的胸位了。她坐在白朗的面前摇动着团扇，头发拂动袅袅，玫瑰花瓣也翩翩欲飞，白朗被她的奇艳压迫，平生第一次出现了烦躁，常常目光掠在她的脸上又极快地滑过去，汗就不停地涌出来。

“大王是太热了吗？”女人说，“就把那褂子脱掉吧。”

白朗说不热的，脸却涨红了，忙中只是问压寨夫人，黑老七打算怎样处治他呢？

女人说：“你除了问这些就没了话吗？你说不热，你那脸红得比女儿家的脸还要嫩红呢！”

说罢把扇子递过来，也把目光递过来。白朗只觉得她的眼里有了别一样的光彩，有了别一样的话语，他想起了旱源的井台上所望见井底的那一块发着幽光的神秘亮团，想起了小时候在一泓四围长满毛茸茸水草的清池牧羊常要跳进池里痛快地沐浴，想起了在九月天里逛山看见的柿树上的一枚红软了的蛋柿，就爬上树用牙噙开柿尖吸吮糖汁，再送一口气去吹它个鼓圆圆的空壳。女人还在说着什么，他已经不再知道，直到发觉到她递过来的扇子和一只绵软的手放在了他的手里，这一刻里，两人都身子抖颤了，竟谁也不再说话，眼睛很近地看着眼睛，不晓得窗外的阳光依然照耀，楼前的一株弯柳上的知了声声把中午叫得好个空静！女人首先是再也坚持不了，她的脸出现了潮红，嘴唇隆起了如一枚圆润的红果，那有着酒窝的腮，嫩脖子，酥软的凸胸在微微地汩跳轻动了。

白朗终于在怀里接待了女人香软软的身子，在盯着她的眼睛时也将头俯下去，俯下去，那颤晃的舌头几乎在接触到了那一枚红果，却从女人的眼里看见了一个小小的他的人影儿来。刹那间，血气奔涌的年轻的大王迟钝了，这如同洪水即将崩溃河

堤时水潮退了，如同在午夜熬眼，熬过了丑卯之后精神清醒有了睡意，如同在山穷水尽之时则到又一村的新的境界，他把女人轻轻放在床沿上了，动作全变了形，笨笨拙拙。

对于女人，在交往了这一个地坑堡的压寨夫人后，白朗于女人有了他的新知，他不像往昔总以一个和尚的身份而视女人为邪恶为淫秽为犯罪置若罔闻，但也不像一个做了落草居山的巨匪大盗将女人看成是一个发泄性欲的工具，寻悦享乐的小猫小狗。他克制着自己是为了自己的一番勃勃大业，而这么克制着但必须承认这女人曾给过他几多的慰藉几多的愉悦和力量！如果他是一位文人，他相信他的文章会汪洋华瞻，色彩烂漫，但他是一介武夫，一个囚徒，他的情绪之所以并没有低落下去，身体并没有衰败下去，觉得精神勃发，这最根本的何尝不是有这女人的一份作用？

白朗在瞬间的清醒中，第一个闪过的念头当然是他的大事大业不能陷进男女的情渊之中，而隐隐地也在提问了一个压寨的夫人会委身于他的背景内容。但是，在他放下她在床上，看着那微闭了双目坠入一种不能言传的微妙的境界中的神态，原本也要客气地说：夫人是该回去午休了吧！他仍也说不出口，因为他搜索不出这女人对他有过的任何恶意和可供怀疑的痕迹，即使一切是一种假象，有着别一种阴谋，而白朗感念着她最起码是今日里有一份情意于他的，就不能粗暴地骂她是淫婆，打她个半死。何况这一时的女人，在自己的双手承接之后放平在床上，如花苞开瓣等待雨露，他这么撒手而去，未免是太无情，太残忍。无情残忍难道就是真丈夫吗？

白朗没有离开床去，他伸开手，轻轻地充满了柔情地抚摸了她的头发，再滑下来，抚到了起伏的胸部、腹部。女人却忽

地睁开了眼来，急促地将他的手拉住，翻身而起说：“别，别，不能的，不能的！”

这却使白朗大大的吃惊了！陡然之间，他脸色彤红，羞愧得不敢去看女人了，当女人也垂了头悄然离去，他一下子倒在床上，拉了被单蒙了头也蒙了全身，让汗水立时流湿，后来就似睡非睡欲醒不醒地躺了一个正午。

一觉醒来。白朗觉得身下有了凉滑滑的东西，方倏忽记得在梦中有过极幸福的故事发生。急起看视，裤衩上床单上有了一些异味的斑点。他默默地看着，看了许久，并不后悔也不再追忆，而冷冷静静起来冲了一碗放在屋中的凉水，用手抠除着斑点在其中则一仰脖喝了下去。在安福寺时，住持教训着他们年轻的和尚，其中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每日早上检查被褥，发现有斑点就让刮下来冲了水喝，这种惩罚可以使有着七情六欲的小和尚牢记着自己的职业和信仰。从那时起，白朗就知道了当和尚的根本是什么，修身就是与性欲作斗争，这种斗争不流血不死人，在青灯下打坐，在木鱼声中沉思，而比流血死人更惊心动魄！做完了这一切，白朗是那樣的清心寡欲了，他完全觉得他是一个英雄了，是一个真正的和尚了。真正的英雄和和尚不是说没有性欲而是战胜性欲，不是要让人冷酷如石如木而是要把持自己掌握自己，他白朗正是以他的不屈的和不凡的气度镇服了黑老七，也以一个真正的男人的大情大义的风格赢得了—一个女人的爱而没有在女人面前沉沦啊！

此后的两天，女人再没有来，送酒饭的是一个士卒。但白朗一个人呆呆地立在窗口为女人的不来遗憾时，他却看到了狼牙山寨的人有三次在堡门外的土场上搏杀。他们虽然人很少，武艺皆平平，而且直到地坑堡前叫杀是自不量力，却一个个在被

杀死的时候大声叫喊，“还我寨主！还我寨主！”白朗目睹了这一幕壮烈的场面，热泪纵横，后来就跪在窗前，他叫不上他们的名字，只是拿双拳捶击楼板，发誓定要为这些小兄弟们报仇，祈祷着这些为他而死的人的灵魂在天之一方得到安息。

也就在这一日，他又听见楼下有了鼎沸之声，探窗看时，堡门洞的两边一溜两行的喽罗全副武装了直排到一所高大宅院去。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见堡门洞开，一个只穿了一件红色的短裤的人走进来，双手在胸前捧着一个木盘，木盘上放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这不看则已，一看使白朗大惊，那人竟是刘松林！这形如饿鬼的狼牙山二大王是来救我的吗，为什么独自一人，且赤身裸体不带了刀棍，为什么不事先吸了烟土而那样神色恍惚？端的又是谁的头呢？便听到那两行喽罗一声连一声吆喝道：“刘松林来献陆星火的头喽——！”白朗终于看清那头颅正是陆星火的，立时明白刘松林来的目的了！顿时双睛爆裂黑血翻滚，巨声骂起来了：“刘松林，好个没廉耻的逆贼，你是杀了陆星火来投降的吗？！”

骂声异常洪大，如雷炸响，楼下所有的人都听到。端着头颅在喽罗的刀林中向大院走去的刘松林身子摇晃了一下，抬头看见了他，双足便跪下来，说：“大哥，刘松林总算见你一面了！”

白朗道：“我不要你这恶狗给我下跪！我不是你的大哥，你也不是我的兄弟！”

刘松林站了起来，突然哈哈大笑了：“那好吧，和尚白狼，你已经是黑大王的囚徒了，你让我也同你一块送命吗？陆星火他不识时务与黑大王作对，且他的一颗头值三百两白银，我刘松林有了银子能抽烟土呀！”

白朗道：“好吧，你去投靠黑老七吧，可你记得，终有一日